

云边路

# 捉鱼去

甫跃辉

那是冬天，学校放假了。吃过早饭，我背着小背篓去村外田野里拔草。家里的大田和菜地紧挨着，就在村外几步路。大田种的小麦，麦苗青青，高不过膝，露出带稻茬的土块儿，杂草并不多。菜地种的青菜、皮菜、蒜苗、韭菜、包心白等，杂草也不多。日光蓬勃，清淨的土地上，麦子蔬菜争相拔节。菜地和大田之间，一条小水沟被水芹、茼蒿、辣草尖儿等杂草掩映，日光透过杂草散落在水面，照射到水底。细小的大肚子鱼（是青鳉还是食蚊鱼呢？那时并不能够分辨）和白鱼（鲫鱼）在水光之间游弋，沟底软软的稀泥上，趴着同样细小的灰泥鳅，偶尔扭动一下身子，吐出小小的泡泡，泡泡上升，破裂，仿佛针尖戳破寂静。我沿着小水沟往下走。不多时，草尖的露水打湿裤腿，脚背更是全湿了，幸好我穿的是一双塑料拖鞋，不怕被弄湿。走不多远，来到一片油菜地边。

快过年了，油菜正值花期，蝴蝶飞来飞去，蜜蜂嗡嗡嘤嘤。我常想，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，黄澄澄的，完整，圆满，恰和蜜饼相似。若是切下一块来尝一尝，也是甜的吧？油菜花底下，杂草繁密而肥美。我把背篓放在田头，矮身钻进去，小小的花朵扑簌簌落在身上。藏身在油菜花底下，两手交替着拔草，不须多时，钻出身来，将之前拔出来放在空间的草拾掇拾掇，背篓便塞得满满的了。

在油菜花底下待久了，再次站在田埂上，天高地远，不远处刚立起来的木架房、一辆停着的手扶拖拉机、一群低低掠过的小鸟，一片随风翻动的麦苗，三两枝早开的粉红桃花，一片浮出水面的枯黄草叶，人间万物，都闪烁着光亮。远处的村子传来鸡鸣，鹤叫，狗吠，一个女人的笑声，鸽哨声忽远又忽近。

我把背篓放在田埂上，下到小水沟边，伸出手荡开浮萍。水真凉啊，一柄柄薄薄的刀子划着皮肤。这一段的水沟宽阔许多，水草少了，水更清，也更浅。水面漾动着，一层层涟漪皱起，日光浮晃，草芥似的小鱼在沟底投下影子。直到这时，我仍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我继续捧起水洗手，手指间尽是刚才拔草留下的黄的泥屑和绿的草浆。

忽然，手指在水底碰到什么东西，硬硬的，似在动。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又伸出手去，往水底探一探，下一个小小的凸起，在手经过时，偶有轻微的颤动。等被搅浑的水澄清下来，定睛细看，那凸起的，是许多软泥，被我的手掌拂过处，软泥散去，露出灰色的三角状，睁着一只一只圆溜溜的小眼睛。

这是鱼的脑袋啊！是许多条活鱼的脑袋！我从没碰到过这样的东西，也从没听人说过，就是书上也未看到过。又欣喜，又觉得诡异。我试着探，用拇指食指捏住鱼头，鱼头在手指尖略作挣扎，就被拎起来了。背部暗淡，腹部浅白，在日光里啪嗒啪嗒抖动，是一条二三指宽的白鱼哎！没法放在背篓里，怎么办呢？到处翻找，从裤兜翻出破了一角的方便袋，歪着盛进小半袋水，将白鱼放进去。白鱼在水中呆了呆，畅快地游动起来，不时槽槽地撞到方便袋上。如此这般，我连续捏起一条又一条白鱼，很快，二三十条白鱼在方便袋里唧唧喳喳撞撞着。再没地方放下更多鱼了。我赶紧背上背篓，拎着方便袋一路跑回家。心情如此雀跃，仿佛一只小小的燕子，贴着一路的油菜花飞舞。回到家，扔下背篓，找一只盛饭的钵盆，将鱼倒进去。水浅，鱼多，鱼沿着盆边哗啦啦一圈一圈游。日光耀耀，水珠如碎银溅起。从灶房水缸舀了瓢水倒进去，水没过鱼脊，鱼们才安稳了。

我找来一只小铁桶，急慌慌地再次出门。下到水沟边，心情有所平复，看着水底，一个小小的微微的凸起仍在那儿。若不细看，没人知道这些是鱼。

四野静寂，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响，快过年了，是小孩放鞭炮玩儿。我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鱼们一动不动，像是在冬眠。鱼会冬眠么？我没听人说过。我再次伸手到水里，最深处也淹不到手肘。我重复刚才的动作，拇指食指捏住鱼头，将一条一条的白鱼提起来，离开水面的瞬间，它们总要扭一下，一片微小的光闪动，晶莹的水珠顺着手臂滑下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水底的鱼才差不多被拔光，而小桶早已满满当当，水面黑压压一片鱼头，上百张小嘴往空气里探着，一张一翕。凑近听，是密密匝匝的喋喋声。

后来这些鱼怎么处理？自然是吃掉了，只是，我不记得是怎么吃掉了。或许是因为前面这情节过于离奇，后面的故事显得稀松平常，便淡忘了。此等捉鱼方法，固然省力而高效，然而，是极难遇到的。时至今日，我也只遇到过这么一次，且从未听别人说过类似的经历。

算起来，到龙潭里捉鱼，也算酷

爽吧。此龙潭，就是我在《一天》里说的那个龙潭，龙潭和我的自留地两面接壤，以致我把龙潭边的自留地叫做“龙潭边”。时常会有这样的对话，问：你奶奶去哪儿了？答：去龙潭边拿菜了。龙潭从我家的地底下，流出一股挺大的水，水装满龙潭，再漫溢出去，就是前面说的小水沟。水沟里有鱼，龙潭里自然也是有鱼的。至于鱼从哪儿来的，一直是个谜。

每过半年左右，阿爸回家说，看到龙潭里有鱼了，我们便全家出动，带着大盆小桶和篮子，到龙潭边去。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。须得在水沟入水口筑一泥坝，然后下到龙潭里，一桶一桶将水灌出去，赶到后面，耗费体力更大。主力是阿爸，他常年做水活，手劲儿很大。不多时，水下去一大截，露出四壁的石头来了。有时候，我和弟弟也帮着打下手，用我捉鱼的那只小铁桶，从龙潭里灌水。稍歇一会儿，又换上阿爸。又过一阵，一人多深的龙潭渐渐看得到底了，有些急躁的鱼不时跃出水面。这时候，得将篮子置入水中，从篮子里舀水往外灌，不然很有可能将鱼灌出去。很快，水深不及膝了，阿爸开始捉鱼了。

龙潭底淤泥很深，淘干了水，淤泥也能没过一个成年人的小腿。为此，我和弟弟很少下龙潭，大多只是站在菜地里捡拾阿爸扔上来的鱼。少有的几次下到潭底，我心里有些发憷，总觉得每一脚踩下去，都踩不到底。等踩到底了，一半身子被淤泥裹覆，从潭底往上看，犹如井底之蛙，只看到湿滑的四壁中一块摇晃的天，天上横着几枝柿子树，柿子红红的，却总不下下来。

水虽然淘干了，要在潭底捉鱼，也并非易事。明面上看得到的鱼，顶多也就十来条，更多的鱼，要么钻在淤泥里，要么藏在石缝里。阿爸总能从那看似无鱼的地方掏摸出鱼来，尤其是从“龙眼”里。那时候，我还对龙王手的传说有些半信半疑，只见阿爸将手臂伸进龙眼，手掌，小臂，大臂，一截一截被龙眼吃进去，整个人歪斜着，脸紧紧贴到滑腻腻的石壁上，表情丰富，问我们，猜一猜，阿爸有鱼？我们不答，满心期待地看着龙眼。龙眼里呼噜呼噜响，不多时，手抽出来，攥着一条唧唧扭扭的鱼，有时是白鱼，更多时候是大头鱼（某一种鲢鱼）。每次从龙眼里，阿爸都能掏出三四条鱼，最多的，甚至有七八条。

每次从龙潭捉鱼，都能收获至少小半桶。捉回来的鱼，白鱼炒腌竹笋丝吃，配上几节糊辣椒，很是下饭。而那些一巴掌长短的大头鱼，洗整干净后，挂在灶洞门口熏干，抹上一点儿盐，用手轻轻撕开，肉质白嫩丰腴，味道极其鲜美。

不消一夜，龙潭水又满了，我们又开始期待下一次了。

半年的等待，自然是很熬人的。我们不会就这么干等着。更多时候，我们捉鱼，是要到村外密布的水沟里去。后院边上就有一条小水沟，但水沟里多数时候是没怎么水的，只有灌溉时节或雨季，水才会从山里流淌下来。可就在这样一条时时断流的小水沟里，我也抓到过一次鱼。是某次放学回家，我偶然看到水沟里蹿集的一小片水域里，有三两条白鱼在游动，下去抓，没抓到。回家和阿爸说了，阿爸有些不信，又显出兴致很高的样子，提了小桶，随我到那段水沟，下到浅水里，不到半小时，摸上来二三十条小白鱼。

小水沟一路西下，不多远就是海子边了。我们抓鱼，大多是要去海子边的。

我曾以为，那儿真是一片“海子”。后来才知道，只是一片接一片的藕田。只不过水很深，田埂被淹没了，看不见。一到夏天，从外面望去，白水一片茫茫苍苍，荷叶荷花密密匝匝。直到小学五六年级，我才真正走进去过。在此之前，海子边对我来说一直是神秘之地。

听人说，某年雨季发大水，海子边来了许多奇异的青蛙，体大如斗，声壮如牛，到了夜里，附近村里的人都能听见。

又听人说，某年水更大，有人冒雨前往海子边看之前支的倒须笼有没有逮到鱼，发现倒须笼渺无踪迹，应该是被大水冲走了，心中沮丧，披着雨线往回走，忽然看见不远处浑浊的水中有异动，驻足细看，一道暗色隐隐升起，那人又惊又怕，呆看水里，是一条鲤鱼巨大的背脊——听阿爸讲到这儿，我想象着，那鲤鱼摆一摆身子，背脊上的水珠便如子弹朝那人脸上喷射而去。后来呢？我眼巴巴瞅着阿爸。阿爸说，那人回过神来，一时情急，张开双臂，纵身朝大鱼扑下去。然而，大鱼悄无声息遁走了，他只抓住两片碗口大的鳞片。鳞片白里透着淡红，叩之有金石之声。那大鱼去哪儿了？我仍然眼巴巴瞅着阿爸。阿爸说，哪个晓得呢？大概是顺着水游，

游去施甸大河，又游到怒江里去了吧。还听人说过，某年雨水更多，海子边茫茫荡荡都是水，水漫藕田，淹没稻田，有些人家的谷子割了，或者再不割谷粒就掉光了。村里人没办法，卸下门板，或胡乱找一块木板，划到田里去，冒雨收回谷子。许多天后，雨退了。听说横沟好几户人家的大铁锅里都哗啦啦游着鱼。

或许就是这一年吧？大院子被淹了，浑黄的水面，露出星星点点绿绿的草尖儿。水只要再升高一些，就要漫进堂屋了。大人们愁眉苦脸，孩子们满心期待。但凡溢出常规的事情，总是让我们高兴的。然而，大水终究没漫进堂屋。大水退去后，太阳出来了，红红的圆圆的一颗，响亮地在头顶悬着，天地间一切都鲜嫩欲滴。大院子里青草俯偃，我们赤脚在草间趟过来趟过去，将残存的积水犁出一道道深沟，忽听得草根底下囉囉响，竟是几尾三四指宽的白鱼。

——这又是梦境一般的际遇，终究是不可多得的。更多时候，要想有所收获，还得到海子边去，花大力气才行。

拣一个天气好的日子，带上篮子、箬筒、水桶等一应工具，到海子边去，拣选一段长短适度、宽窄适度的水沟，用锄头在两端各筑起一道混淤的大坝，然后，站在下游大坝处往外灌水。筑坝，灌水，都要好体力，更重要的，还要有预估渔获的眼力，不是随便哪段水沟都有鱼的。这些事情，都是阿爸在做，我们只用报以全部的信任就行。我和弟弟帮忙灌水，眼见水降到膝盖以下了，水面开始有鱼跃动，我们焦急放下水桶，呼隆呼隆地往水里走，看能不能先抓住几条鱼。阿爸继续灌水，一边灌水，一边忍不住回头看，嘴里感叹着，有鱼有鱼，真不少！能捉得起一桶。妈则拿着箬筒，蹲在田埂上，目光在水面瞥来瞥去，很不相信似的，说么着（意为“想得美”）！阿爸继续灌水，说你阿信？说不定一桶都不止。妈继续否定着，不时探出箬筒往水里一抄，几条小鱼在箬筒中碎银子一般蹦跶着。

这样的情境实在有太多次数，我不记得每一次都有多少收获了。

记得有几次，只收获了十来条小鱼，小拳头大的田螺倒是抓了一大桶。我们对付田螺，似乎没有很好的办法，烹制出来，总是硬邦邦的。

收获颇丰的，自然也有很多次。

记得有一次，去秧田里挖荸荠，刚挖了没几锄头，我发现水沟里一群黑黑的小白鱼游过。我忙去喊阿爸。阿爸二话不说，放下锄头就跑到水沟边来了。那天妈不在，我们三父子堵住一段水沟，开始灌水。还好，我们随身带着水桶。也可能并没带着，是我和弟弟临时跑回家拿的？记不清楚了。记得清楚的是，荸荠没挖成，鱼倒是抓到不少，不单有小白鱼、田螺，还有好看的美人鱼（鲃鱼）。美人鱼扁扁的，身上淡绿浅红，真是好看，可惜命脆，离开水不久，即会一命呜呼。

收获最丰的，要数我读六年级那次。许多年后，妈还经常说起这次捉鱼，说她用箬筒都抓到满满一桶小鱼，说小鱼间还有不少虾，弟弟伸手碰到虾，虾弓曲的身子一弹，吓得他慌忙缩手。

天气初起是好的，后来，云朵从西山顶涌来，渐渐堆积在头顶。我们管不得这么多，只是埋头抓鱼。已经足足抓了三四桶鱼，还有许多鱼在浅水里若隐若现。然而，雨落下来了。白而大的雨点，打在脸上、身上。不远处的荷叶被打得噼里啪啦响，不时出现一阵空阔的声音，是荷叶被打破了。转眼之间，往四面的田野望去，茫茫无尽一片。房子、树木、田亩，

都看不见了。我们仿佛被困在世界中心。然而，我们怎么舍得走呢？仍然继续在泥水里搜寻着鱼。一条，两条，还有更多条。雨水打湿头发，从发梢哗啦啦流下，几道水帘遮住眼睛。水面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雨脚，更让我们看不清鱼在哪儿。突然，只听得一声“轰——”回头一看，下游的泥坝垮了，阿爸呼隆呼隆趟水过去，哪里堵得住。突然，又一声“轰——”上游的泥坝也垮了。前后水流漫灌，我们置身的地方转眼被填满了。

我们看着越来越高的水面，叹息一声。转而又高兴起来，已经捉了那么多鱼啊！人人拎着一两桶鱼，冒着大雨，挥霍谈笑，小跑着回家去。刚进家门，雨停了。妈对着天笑骂两声，开始和阿爸坐在小板凳上收拾鱼。

大鱼须刮掉鳞片，剖开肚子掏出内脏，小鱼太多了，只能在筛子里揉搓几遍，大略去除鳞片即可。收拾好了，开始下锅煎。那时候家里还没冰箱，只有将鱼用油煎了，才能存储久一些。妈经常感慨，每次抓鱼回来，都好费油啊。这一次更是不用说了，灶头那满满的一小盆猪板油看来都不够了。油融化开，热热地有小半锅，等油热了，再让鱼顺着锅边溜下去。噼啦一声响，无数油点溅起，我们猛往后退，又趋近前去，看鱼在油锅里翻腾。渐渐炸至金黄，鱼浮上来了，才用漏勺捞起，控干油，放进钵盆，在最上面稍稍撒一层细盐。如此动作，重复了整个黄昏。香气四溢，一家人晕乎乎的肉，仿佛被这浓郁化不开的肉香灌醉了。

从灶房窗洞望出去，夕光在土坯墙上慢慢挪动，最后牵住竹梢，微微地晃动着。暮色沉沉，夜晚很快到来了。一盏昏昏的白炽灯，亮在我们头顶。全部的鱼，总算处理完毕。一张小桌子上，摆了儿道菜，都是和鱼有关的。麻辣鱼、竹笋烩鱼，还有干煸小鱼，而我们已吃不下多少了，刚才在灶边，早已吃饱了。

夜风从窗洞吹进来，有些冷了，时令已是初冬。

那阵子，我和弟弟去上横沟小学读书，每天都要带上几条油炸小鱼，用纸包着，塞进衣兜里。我穿一件蓝色牛仔外套，很快发现口袋外面有一片颜色变暗了，是油浸出来了。赶紧掏出剩下的鱼，看看包鱼的纸，经我一次次伸手进口袋掏摸，已经皱巴巴的，湿到挤得出油来了。

又落了儿场雨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晚上在堂屋看电视，得穿上毛衣，还要烧一盆火。我们围着火塘，翻来覆去地烘烤两只手。我说，我有些饿了。那时候，一般是没夜宵吃的。听我这么说，妈一下子猜到我的意思了。妈说，灶房里还有鱼呢。我穿过黑暗的廊道，摸到灶房，从碗橱里端出最后一盆鱼，都是四指宽的白鱼。猪油没控干，白白地凝在盆底，鱼们瞪着眼，仿佛深陷在云南从未有过的雪地里。我拔出四五条来，两手捧着，回到堂屋。

火塘正旺，红红的映照每个人的脸。屋外冬雨连绵，风一阵阵从门缝吹进来。妈找来一根细铁丝，让我用铁丝穿过鱼嘴，拎着在火塘上烤。须臾，冷硬的鱼，滋滋作响，鱼身起了一层细小的油泡，香味渐渐弥散开。屋里暖融融的，人人脸上浮动着半明半暗的火光。又等了一会儿，热乎乎的烤鱼终于分到每个人手中。雨声稠密，夜色正浓，我们一点儿一点儿撕吃着鱼肉，连骨头也没剩下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小水沟里抓鱼，也是最后一次吃到这样的鱼。上初中后，那些熟悉的河沟，离我日益遥远了，河沟里的鱼再也不用担心被我捉到了。而我也再没尝过那夜的好味道。

2020年11月19日 00:56:19



# 寻找理想的思路

唐初

有大厂员工发帖子，说自己35岁已经准备好退休——有千万房产，千万大厂股票，三百万现金，拼了十多年，把别人一辈子的钱赚完了。评论区点赞跟帖众多：房地产销售打算40岁以前赚够钱，40岁以后享受；也有人35岁上已经过上了养花、晒太阳的退休生活……

某高校教师把这帖子拿到研究生课堂讨论，非常感慨：“大多数人除了挣钱，让自己少当两年‘社畜’，在学习和工作上都没有啥梦想。好可怕。”没想到不少学生答曰：“老师，我们也想呀！”

什么东西可怕？寻找理想的基本思路出问题了吗？追寻这样的理想等于将肥皂揣进怀里，等于攀登海市蜃楼，等于枕着寻宝图做梦。

首先，对于个人，这理想其实没啥保障，普通人能挣到这个规模财产的概率，说九牛一毛都多。再说，就算真的挣到了，下半辈子就能躺平吗？

以色列学者尤瓦尔·赫拉利的《人类简史》，许多结论大胆而偏颇，但妙在思路新鲜。比如认为人类从采集进入农耕不是进步，而是深陷无法自拔的陷阱，依据是：人口增加，粮食有更多小孩要分，粥顶替母乳，孩子免疫力下降，“永久聚落成了疾病传染的温床”；对单一食物的依赖，使人类更易受旱灾威胁；粮食多了，还将“引来盗贼和敌人，迫使他们得筑起高墙，严加警戒”。因此，“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，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”。（《人类简史》，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2月第二版，83—84页）所以，还不如回头过采集生活更省心。这个推理显然忽视了“麻烦”的磨炼铸造出灿烂的农耕文明，带来医学、农业科技、御敌保家等方面的一系列进步，比起采集时代，农耕时代文明古国人民的生活要安稳丰富自由多了。

不过赫拉利的思路对击碎挣钱早退休的梦想倒是很在理：

“等他们（‘九牛一毛’们）到了35岁，却发现自己背着巨额贷款、要付子女的学费，要养在高级住宅区的豪宅，每家得有两部车，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级红酒和去国外的假期，他们该怎么做？他们会放下一切，回到野外去采果子挖树根吗？当然不可能，而是加倍努力，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。”（同上，84页）

怀揣“一毛”梦的年轻人设计的未来是单向和一元的，即：有一定数额的钱就有了一辈子的幸福。赫拉利则帮他们预想到了有钱人必然会发展出的无止境欲望。你攒下巨额金钱，舒舒服服过上十年八年，忽然发现远远不够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再水火火热地去挣大钱，先前发财的快车还会停在那里等你吗？

当然，赫拉利击碎的，其实也只是挣钱钱在个人保障上的幻象。要看到这类梦想的问题全貌，必须将思路扩展到个人存活所依托的族群和世界。

对怀揣“一毛”梦的青年们谈《觉醒年代》，让他们体味革命先辈通过“寻觅—执著—觉醒—行动”树立伟大理想的热血经历，可能难以见效——他们会顶回来：那时候是那时候，今天是和平时代，根本没有树立那种远大理想的必要了。

那就谈谈契诃夫的《醋栗》如何？小职员尼古拉·伊万内奇苦斗一辈子，终于买下了朝思暮想的小庄园，栽下了心心念念的醋栗树。他无比满足，无比幸福，当醋栗头一次结果，厨娘端来一盆（又硬又酸），他笑着对醋栗默默瞧了一分钟，眼里含着一泡泪，兴奋得说不出话来，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那种得意的神情。这一夜他兴奋得老是爬下床来，拿一颗醋栗吃一吃。不错，这又硬又酸的“幸福”比起腰缠万贯的高大上的幸福是显得太寒酸了，但理想实现时那种满足和幸福感该没什么两样。

契诃夫借尼古拉哥哥之口难受地评论说：

“（有许多满足而幸福的人）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！……”

“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，显然只是因为他们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，缺了这种沉默要幸福就办不到。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。

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，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，提醒他：天下还有不幸的人，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，可是生活早晚向他露出瓜子来，灾难早晚会降临；疾病啦，贫穷啦，损失啦，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他，谁也不会听见他，就跟现在他看不见别人，听不见别人一样。”

自觉幸福而满足的人肯定要说，这是唬人的，但近说2020年至今的瘟疫，远说抗日战争，这些中华民族“最危险的时刻”，不都是生活露出的瓜子吗？即使有些幸福的人能在大灾难中全身而退，那也是因为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”。

门背后的瓜子如今有更多样也更凶残了，眨眼间便可使亿万财富烟消云散；台风、洪水、海啸等极端气象灾难；不断变异升级、打算穷尽希腊字母的病毒；各种电信诈骗手段和花样众多的理财陷阱；复杂莫测的国际形势……

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都忙着挣钱钱早退休，养花晒太阳，憧憬自己的庄园和醋栗，门背后小锤子一敲，指望有着“最勇敢的人”站出来保护自己，那么“最勇敢的人”又从何而来呢？若“最勇敢的人”人丁渐稀，我们赖以生存的族群免疫力也会不可避免地低下去。这应该就是为什么有许多“幸福而满足”的人是一种“令人沮丧的势力”吧。

《醋栗》最想说活的话就是：人们通常说：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。可是要知道，三俄尺的土地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，而不是活人需要的。人所需要的……是整个地球，整个大自然，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。

一个人脚下的三尺土不管怎样肥得流油，也取代不了他对整个族群、整个地球、整个大自然的需求，这便是“一毛”们寻觅理想时没有看见的路标。如果民族衰败了，世界贫瘠了，自然荒芜了，“三尺土”的肥沃将在一瞬间流逝。

中国历五千年光荣史，包括被欺辱被掠夺后的流血奋争史，方才成就世界上存活最长久也最兴旺的国家。在年轻一代的理想遭到利己主义风雨席卷的时候，父母和老师有责任叮嘱儿女和学生，不可囿于那种只脚踮三尺土的理想，要有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的豪情，尽情发挥自己“自由精神”的所有品质和特点”，才能从根本上捍卫我们的幸福。

# 笔会

午后茶园

（水彩画）

汤茄